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岑川程文蔚豹南

新安程　佶自閒

廣陵姚　恭樗巢

黄海江　汪滄臣　叅校

王文恪㸲母傳

㸲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黄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㸲㸲然也號曰㸲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

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帚顧願捐吾軀刳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於北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禾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后寵日甚而後

宮皆妒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曰侍后三
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桑君母常請於后曰妾侍
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
之如巳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
吉飼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
縞然后竦然改視為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
人也避凉附炎且其性殘虐豚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
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
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刳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
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

可使毋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吳匏菴續傳

毋蜀之蠶叢人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負慤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

一宅於樹儳儳然有頭目嘴徵黝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儳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暝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蕜蕜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温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鄣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

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棲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於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挂於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愴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

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媚盤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卽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羶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欲飛或曰此蛾𥨊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憐母嘗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旣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聲

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渾錦
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纇
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
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
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勒以抒貫以梭提以
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
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翦東海進冰綃之筋女媧
氏方煉補天之石即以命之躊躇隨手而成太陽在左
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
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靄洋洋臨格

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
廂父老進請分餘糗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
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纑母曰錦
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麥豆稷粟
纑之弟曰綿葛褐苧蘇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
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篋
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耆一粒一絲無所著議
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
得其若惰者何於是衆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
履獨江南甲天下

帝籍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拔

先儒謂籍者借也天子執耒而後借民力以終之用以供上帝之粢盛棠謂民以食爲天故天子元旦即爲祈穀之舉天子爲民率先民安有不務農乎而且有田畯之官以督民耕防交爭通水道相地勢高下視土地所宜種皆田畯爲之躬親教飭以定其準而閭閻莫不興起致力於農事後世無田畯之官地多蕪穢不治在上

者亦無責成稍遇荒年民即逃散此皆農事之不講究
也
又按大田甫田諸詩皆言曾孫竊謂當是天子籍田一
曰曾孫來止是言耘耔之時再曰曾孫來止是言收穫
之時一耕一穫主祭者皆親閱歷其事此方是能知小
民之依

五畝爲雙

温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雙五畝也二十雙一百
畝也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爲二百畝也輟耕錄
則謂一雙爲四畝

牛耕

井觀瑣言云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敎人用牛耕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釁鐘而已以牛爲耕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犂亦字子牛而古犂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始於漢棠李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賈誼新書載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可知牛耕不起於趙過而趙過勸民牛耕故歸功

於過云耳

秧馬

東坡秧馬歌引云廬陵見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旣温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楡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禾譜之末云云

救荒

范文正公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已卹饑因之以成就民力此先王之美澤也

范公堯夫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薦饑耕牛殺盡五穀絶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蓬生藏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公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租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

有年或言公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聞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趙清獻公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餓死者十有五六諸州皆牓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牓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斗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

啖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已有欽嘆之意公翌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眞君厚遇如此且居某

之上坐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裳二吏披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靑紫

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使司亦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柰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

生民皆係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
羸賑恤耶若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
甚嘉之
棠思救荒之策莫善於長平倉特守令因循有名無實
以致臨時不得其用今觀有宋名臣於救荒一事有經
有權故備書於左使覽者仰彼芳規用相則倣必不致
臨變募富民出穀禁牙行長價數端而已

常平法即周禮遺意

續自警編云惠民之法莫善於長平司馬溫公曰此三
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

以年之上下行斂法葢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葢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散之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眞非耿李所能爲也

常平說

天有雨有晴歲有豐有歉久雨豐者歉時晴歉者豐時雨歉者豐久晴豐者歉田列高下時分寒暑天不能一一而安全之乃有一術能助天地之力所不及可以雨

可以晴可以豐可以歉可以高可以下可以寒可以暑不出乎吾心之所推暨而能挽蒼生億萬之命厝之於衽席之上履之如太山之安曰常平一策而已施之極博濟之極衆萬姓可以遵行堯舜可以不病特無人實力其事遂使常平之名空設而平者不得其平昔漢宣帝特歲豐稔耿壽昌奏諸邊郡以穀賤時增價糴入貴減價糶出名曰常平宋淳化亦行之於京城四門造倉貯之亦名常平意誠善也然後世皆行而僉未足爲小民之依此其故何也世之大吏爲天子任一方之寄率皆身家之念過切其於蒼生不過文飾耳目而已而有

司任事視如傳舍且於常平之資中飽囊箧及於歲歉莫可誰何民無藜莧士無糠覈粃視常平顆粒不見此不得其平者一也惟有勸輸以為善策或以勢壓或以強欺致使富民倒廩傾囷不安其土夫國無富民國之不幸也所募無幾而使人情惴惴有逝將去女之嫌此不得其平者二也居恆不重農桑凶歲只務禁價禁價者法令之所為也民之趨利如流水而可以法令行之乎且價不禁則商賈集集不求賤而自賤價禁則商賈裹足裹足則愈禁而愈貴民無所食大亂興矣此不得其平者三也古人餘三餘九今不問有餘矣賤穀不糴

貴則糶以貴入何能以賤出雖曰常平於民曷濟此不得其平者四也夫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在上者不以民之天為天而徒以不得其平之事妄以為救荒之策此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究之枝傷而本不可問矣今夫常平者較之三年而如是較之九年而亦如是較之三十年而無不如是者也否則不謂之常平穰熟之時增其價而糴之增者不使其至賤至賤則不平矣荒歉之時減其價糶之減者不使其至貴至貴則不平矣今則不然務常平者此方糶出即於彼為糴入不補苴於至賤之時而競爭於乖刺之歲廣為採買此不惟

不能救荒且使遐邇聞聲不貴皆貴是欲求平而永不平矣嗚呼此則誰之過歟或曰庚桑楚在畏壘無所事而畏壘大穰何居乎常平也曰庚桑楚遊乎天而今之任事者遊乎人惟知利欲是嗜而且睢睢盱盱謂能操振作斯民之任是如畏熱而就南畏寒而赴北而欲寒熱之遠已也難乎哉

救荒不可遲

朱子嘗言於孝宗曰臣曾見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棠謂今日有司惟知理簿書不惜百姓水旱災

傷往往不肯申達至及萬不得已縣上之府府上之大吏動經旬月方達於　朝廷及至行下檢勘又多疑慮因循輾轉方有發廩之令而飢餓者已無及矣郎有沾惠十不得一蘇東坡書曰朝廷厚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搬來錢米并大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槩百鉅萬然於救荒初無絲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蘇東坡此扎朱子言於孝宗嗚呼不但熙寧救荒之失自古及今罔不皆然是在有司實於爲民馳傳赴告監司以生靈爲急懇切敷陳庶不蹈熙寧之故轍也乎

饑餓

韓子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寧一月饑不一旬餓以二說推之饑餓有分而餓甚於饑也

辟穀諸方

太平廣記辟穀方曰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過太白山遇隱士傳得此方後人用之多驗用大豆五斗淨淘洗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升浸一宿漉出蒸三遍令口閉右二味先將豆擣爲末麻子亦細擣漸下豆同擣令匀作圑子如拳大入甑內蒸初更進火蒸至夜半子時住直至寅時出甑午時曬乾擣爲末乾服之以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得七月不饑第二

頓得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饑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强壯容貌不憔悴如渴研大麻子湯飲之滋潤臟腑若要喫別物用葵子三合許研末煎冷服開導胃脘以待冲和取下其藥如金色任喫諸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朱頌教民用之有驗序其首尾勒石漢陽軍大别山太平興國寺dep生八幾辟穀方曰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曬乾去皮秋麻子三升温水浸一宿去皮曬乾各爲細末糯米三斗煮粥和前二味合擣爲團如拳大入甑蒸一宿一更發火蒸至寅時日出方纔取出甑曬至日午令乾再擣爲末用小棗五斗煮去皮

核同前三味爲團如拳大再入甑中蒸一夜服之以飽爲度如渴以淘麻子水飲之滋潤臟腑如無麻子汁白湯亦可不得别食他物許眞君避難飲食方曰白麪六兩黃蠟三兩白膠香五兩右將麪調糊爲丸如黑豆大曬乾再將蠟溶成汁將團子投入其中打勻候冷用紙包裹安放淨處每早空心服三五十丸冷水嚥下喫熟食任意無礙王氏農書服蒼术方曰蒼术一斤白芝蔴香油各半斤右將蒼术用米泔浸一宿取出切片子以香油炒令熟用瓶盛取每日空心服一撮用冷水湯嚥下饑即服之壯氣駐顏色辟邪又能步履䠥仙神隱方

曰生服松栢葉用茯苓骨碎補杏仁甘草擣細爲末取生葉蘸水滾與藥末同食博物志曰荒亂不得食可細擣松栢葉水送下以不饑爲度粥清湯送下尤佳每用栢葉五合松葉三合不可過度山居四要方曰杜仲茯苓甘草荆芥等分爲末糊丸如桐子大每服數丸即喫草木可以充饑止有竹葉與甘草不可同食食草葉有毒惟鹽可解黃山谷煑豆帖方黑豆一升挼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慢火煑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爲度簸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服七粒食諸草木枝葉覺有味可飽多能鄙事千金麵方曰白麵六斤蜜香油各

二斤茯苓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生薑四兩去皮乾薑二兩炮右爲細末拌勻擣斷作塊蒸熟陰乾爲末每服一匙冷水調服可飽百日其麪以絹袋盛之可留十年尊生八牋大道丸方黑豆一升去皮貫仲甘草各一兩白茯苓蒼朮宿砂仁各五錢右五味剉碎用水五升同豆熬煎火須文武緊慢得中宜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擣如泥作雞頭子大入有蓋磁瓶密封每嚼一丸可食百般苗葉終日恣飽雖異草殊木素所不識者覺甘甜與進飯同王氏農書辟穀休糧方白麪一斤黃蠟四兩化開白茯苓一斤去皮右三味爲細末打糊攤成餅先清齋

一日食一頓七日不飢再食一頓一月不飢若要食飯葵菜煎湯服一鍾如無葵菜茯苓湯亦可救荒本草休糧養道方白麵六斤香油二斤蜜二斤乾薑二兩滾水泡生薑四兩去皮甘草二兩白茯苓四兩黃米三升右爲細末和成一塊切作片蒸一時陰乾爲末先喫飽飯後服此藥一茶匙淨水送下若服至一盞可一月不飢要解藥力葵菜煎湯服之仍舊食飯仙娥淸玩食生黃豆法方取槿樹葉同生黃豆嚼之味不作嘔可以下咽每口食豆二三合可度一日

此上皆辟穀方特書其尤者以備叅考恐逢天災流行

之日無所得食勢必骨肉分離或食草根或食樹皮或取紅泥白土俗呼為觀音粉者暫時果腹往往旋即傷生因書於此俾知諸方可以辟穀亦不幸中之幸也

戶口

天下戶口之盛歷代稽考莫甚於隋大業唐開元宋慶曆而明朝嘉隆之間為更盛隋書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開元時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十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宋慶曆間戶一千零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明

洪武中戶一千零六十五萬口六千零五十四萬弘治十六年戶九百一十一萬零口五千三百三十三萬嘉隆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口五千五百七十八萬三千今

本朝疆宇之廣戶口之盛古無與京當爲訊明補入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以爲三代雖盛戶莫可得而詳前漢元始三年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零六百永壽三年增至一千零六十七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

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大業二年戸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唐初戸不滿二百萬高宗元年增至一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九百六萬九千一百自安史之亂乾元之後僅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各數十萬太祖業隆之初有戸九十六萬七千開寶間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眞宗五年又加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戸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近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黃冊

戶口紀載名曰黃冊昔齊高帝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迺自頃民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紀死叛停私而去隸役身强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弊其各獻嘉謀以爲科算以革私弊可知古之黃籍卽今之黃冊也又查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三年一造戶籍冊以黃名就始生而統言耳

魚鱗圖冊

洪武時命浙江及蘇州等府造魚鱗冊先是覈實天下田地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設糧長履田畝圖其田之方圓田之四至書其主名謂之魚鱗圖冊今按各處皆無獨吾郡徽州及蘇杭等府有之黃冊與吏胥往往上下其手遺書至今未已也

某都某圖

周後宋前必書某縣某鄉某里人如史記老子楚苦縣

鬳鄉曲仁里人宋宗愨母夫人墓誌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是也蕭山縣志曰改鄉爲都改里爲圖自元始嘉定縣志曰圖卽里也不曰里而曰圖者以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是矣今俗省作啚謝少連作歙志乃曰啚音鄙左傳都鄙有章卽其立名之始趙宧光亦曰都鄙本作啚俗誤讀圖是又一說也

銀米出入數

王鏊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銀馬草折銀各稅課銀各鈔關船料入京糧銀共二百四十三萬建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軍餉及折糧共六十六萬六

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各邊銀四十萬兩若有聲息則加添四五十萬兩聖誕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兩親王王妃公主及天下王府銀盤水灌儀仗等用三十萬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餘萬兩其災傷蠲免賑濟營膳征討冊封不在此數正德以來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北直直隸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而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武職十萬餘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得數千萬出多入少故軍餉常缺聞

之祟禎末年國用匱之爲尤甚考唐李吉甫嘗撰元和國計錄宋蘇轍嘗作元祐會計錄皆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使人主知其多寡有無不致輕耗民財也

唐青苗錢

唐天寶間制曰每歲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難以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爲限至代宗則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田一畝稅錢十五所謂青苗錢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徵之也遂爲後代豫借之始宋王安石青苗法與此不同

安石青苗

韓琦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郎將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删之唯舉大槩用偏辭曲爲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君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辯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

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原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而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

壥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葢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壥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

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辯也月令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疏意已大悟亟欲罷去王安石引疾在告唯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

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
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欲别坐事令
出既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
執政與凡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
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謙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
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
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
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

太平及薦申公爲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葢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鎭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

蘇松田賦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其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據諸司職掌）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

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爲重其糧額比天下爲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斗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高皇帝受命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最下有三合五合者獨蘇松二府之民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有司不體聖心將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沒入小民於土豪還租朝往夕回而已一為官糧各倉送納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

四五石納一石者以致累年拖欠按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二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爲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大德間沒入朱淸張瑄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迨至季年張士誠又併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松江一府稅糧共至百二十餘萬石然每年拖欠自永樂時已免數百萬石宣德時又免拖欠數百萬石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徵收之實願閣下轉達皇上斟酌取舍輕其重額此則

國家有輕稅之名而又有微稅之實矣

官田自漢以來有之宋史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胄置安邊所凡侂胄並其他權倖之田皆爲官輸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虙張晞顏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丞相賈似道主其議行之有司以買田多爲功有謬以七八斗爲一石後佃人逃散取償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

田獨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別領於官又張士誠之大尉等官皆出自負販小人無不志在良田美宅一入版圖皆按其租簿沒入之又富人沈萬山以事被籍沒後改平江爲蘇州故蘇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德七年知州況鍾所奏之數長洲等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餘石其中民糧止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餘石官糧二百六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餘石是一府之民田僅官田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則一石奉詔減十之三猶爲七斗是則民間之田一入於官而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矣此固極重難

通之勢始於景定迄於洪武而徵科之額十倍於紹熙以前者也然猶官自官民自民田也景泰二年從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楊瓚之言將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輕租之家及歸併則例四年詔直隸巡撫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州縣官民田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刱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民田之五升起科者乃代官田而受無涯之累事之不平莫甚於此當日爲此說者亦處於勢之莫可如何經理國是者其克念之也哉

按景定間賈似道當國買民田爲官田不過予以告牒會子宋史見皆虛名不售之物逼而奪之民者事出民愁自亡其國迄今民受其害將五百年備書源委有心經術者尚垂覽焉

蠲免錢糧

江南有田之家皆佃戶耕種一遇蠲免貧民未得沾恩富者愈富貧者益貧矣按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時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免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

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明朝宣德十年五月乙未刑科給事中年富亦有此請此眞厚下之政恩澤方能周徧也

羨餘

國家取賦稅於民原有定例乃爲吏者往往因朝廷急於財用輒進羨餘此皆聚斂之臣不知大體有識恥之宋時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獨不進羨餘彭思永亦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時大司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爲獻公曰裒民取賞吾不忍爲亦無所獻宣和間知密

州郭奉世進羨餘萬緡于詔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關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邀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漫不可長士論韙之

糞墼錢

歐公歸田錄云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涖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

糞壅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棠按宋時糞壅出入皆有租稅征求至於如此可發一嘆也

海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此隱情也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唯官山海乃可耳何謂官山海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何謂正鹽筴正稅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日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

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纍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講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音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

六千鍾也今文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設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輓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

桀按貢鹽載於夏書掌鹽見於周禮其時但以供用不籍為利至管子計人口食鹽大男每月五升升鹽十二兩

十分之一爲升是每升約一兩二錢餘五升合得六兩之數每月五升是每日令食鹽二錢矣彊者十取一之名也合其數而籍以錢是每人每月取鹽稅錢三十文矣今之計口受食其源本於管子其後桑孔之徒祖其餘法苛取無遺管子其作俑也夫老男老女謂之諸君小男小女謂之吾子稱謂甚奇

兩淮鹽課

明初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永樂時供邊悉以鹽課每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以富商大賈於近邊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且商

人有自出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立堡保歲時豐盈商有運鹽之利而邊儲無匱乏之虞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每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是更立課法課銀四錢三分支鹽一引是利八倍於昔矣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而商賈耕稼積粟皆爲無用棄業而歸邊地遂復荒蕪千里沃壤仍爲荊榛如欲安邊足用宜復太宗之鹽法此嘉靖時詹事霍韜之疏也或又謂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與之親識謂淇曰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

有遞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與淇相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輸銀戶部一時戶部皆以為利而不知廢邊地之田法至於今不能整理矣

鹽法

明時鹽法之壞由於太監奏討官鹽一萬二千引而奏討之內中閒夾帶極多沿途害民是以官鹽壅棄今世鹽法無奏討之患無太監夾帶之虞愈於明制多多矣昔東坡以帶私鹽被劾去官而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載私鹽二船至壽春托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

綱寬曼卿亦不爲所忌於是市中公然賣學士鹽此又不可爲法矣

鹽販

煮鹽一事國家財賦攸關然近海窮黎亦借此爲衣食之計法太弛則無以考成法太急則必激變而爲賊司國計者所當留意也昔唐黃巢與王仙芝俱販私鹽元張士誠亦販私鹽由在上厚斂不已在下者俯仰無資於是釀爲唐元之大禍使鹽雖禁而仍留有餘以與貧民則其禍亦必不至此也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

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來往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討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棠按鹽徒以重利能致人死命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多不能制少也夫鹽徒如此可不爲之消禍於未然乎

白圭治生

白圭樂觀時變嘗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棠按越絕書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凡十二歲一饑白圭趨時若猛獸鷙

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棠謂治生小事而非智勇仁强不能有濟治世又豈易言哉

當舖

今以銀錢質與人與貨物質銀錢皆曰當此字極有意義查正韻當猶合也又敵也抵也漢高紀云傷人及盜抵罪則今謂之抵當者正言貨物與銀錢價相合可以相當而抵敵也廷尉處斷罪人亦曰當凡底皆可稱當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瓦巵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爲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洩其羣臣之言猶玉巵之無當也然則今日之抵當取義者正言有貨在質如巵盛水而不漏也

葱肆雞肆

居僧珍族子以販葱爲業欲求州官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事出南史此言葱肆之人不安分也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人謂之雞肆言若雞之因剔糞而有所得也家資巨萬有士

陸景賜過會見無所不有問曰主人即如此樂何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二三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分合如此事出朝野僉載此言剔糞富民之過於安分也今吳下業糞者至殷富仍不易業與長安富民無異彼以為奴婢死亡牛馬散失皆停廢剔糞之由故自以為分定抑知死亡散失事之偶然非剔與不剔耳為羅會者當守富民之分不當守剔糞之分今遭際時會致身通顯詢其出身乃有出於恣肆之下者剔糞富民仍不自恧祓濯可為三嘆也

聚寶盆　聚寶碗

吳興民有沈秀者家財累鉅萬有盆曰聚寶能益財爲洪武造都三之一又爲犒軍帝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馬后諫曰妾聞法也者所以誅不法也非所以誅不祥民富敵君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菑之未有不法以犯吏辟陛下何煩上釋秀流之雲南瘞其盆於城下因名爲聚寶門巴東下巖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於水際擕歸僩折花供佛前花即滿碗中更置少米經宿亦滿投之金銀及錢皆然自是院中富盛後主僧年高取碗擲江中謂其徒曰吾老且死汝等寧能謹飭自守乎棄之所以滅爾罪戾也或曰化金鳳飛去此出外史

搜奇于謂主僧果能棄於江中其識便在沈秀之上沈以聚寶盆致富亦因以此取禍

斥賣祠廟

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閼伯遷此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

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并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爲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神宗自用安石新令頻頒如斥賣祠廟等事非忠肅維持豈不千古貽譏

錢

太公始鑄錢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古者以貝爲貨交易者惟貝而已自太公始用錢但錢內無字周景王時鑄大錢文曰寶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外郭曰肉內郭曰好後世論錢大小以小者爲子大者爲母子母相

權之說所自出也按秦世鑄八銖錢太重漢初鑄榆莢錢太輕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得輕重之宜元帝時貢禹欲不用錢用布帛及穀然布帛不可以寸尺分裂也吳孫權鑄當千錢太貴不行仍有四銖有半兩有赤仄有鵝眼綖環荇葉之不同而後世仍用五銖錢唐之開元亦得其中五銖與開元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太公錢輕重以銖古之二十四銖合今之一兩計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重三之一則今一錢為

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至今行之無異議宋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歷代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御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唯擁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錢字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大萬

何奴傳歲費以大萬注大萬數百萬也言漢朝每歲之費

烏寶傳

元時高則誠有烏寶傳傳曰烏寶者其先出自云云至寶棄祖業云云由是知名寶性輕薄柔默善隨時舒卷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凡寶之所在人爭迎取邀致老稚婢隸無不忻悅且重扃邃宇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貧㞢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

相與往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葢儒墨之素不相合者若此常客於田氏寶竭誠與交田氏沒有爾民者亦若田氏父之爲也遂挈其族往依焉然其爲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勢人無不願交而卒皆爲利敗事故廉介者不與寶交是時有某某有某某有某某皆能濟人苟得寶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寶云

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某某皆顯仕自變而爲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使生於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寶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寶之罪哉王棠曰此指當時寶鈔也予少時曾見之今不復有

矣夫鈔既不行何以關津仍曰鈔重鈔輕哉

元朝不用錢

元世皇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若用錢幣四海將不靖遂不用錢棠謂錢幣歷世不廢元時用楮不用錢此元之所以亡也然考元末年造至正通寶錢海內大亂劉秉忠不幸言而中亦異事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終　姪孫士俊　孫燦炯　正字